



07219

歸有園稿卷之六

國朝
歸有園
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志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顧公墓志銘

南京兵部右侍郎太倉顧公以萬曆十四年丙戌

八月十三日乙亥卒于位訃聞京師其伯子紹芳

方官翰林檢討侍上於講筵揣公素無疾不虞

其奄忽至此為籲天號踊幾不欲生者累日夜已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一 王朝 四百四

從闕下上書祈卹 天子閔公勤事忠特 詔禮

官予祭葬如制仍贈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明年丁

亥十一月二日丁亥檢討君將厝公於崑山六保

尚書浦鳴字圩勅葬之新阡而手光祿少卿王

君執禮狀踵余猥以遂道之石為屬於乎自公之

歿而朝亡典刑鄉亡著蔡凡縉紳學士先生暨閭

巷小人無論識與不識靡不咨嗟惋惜歎公之未

可以死而矧以予之不肖久暱於公得日聞其過

失者餘三十年迺垂絕之言尤斷斷可念居常輒

自相許期以後死者爲之傳於乎公竟先余而逝矣則何辭於檢討君按狀公諱章志字行之顧之先自丞相雍顯於吳其後子孫播滁陽間已自滁陽徙崇明再徙太倉有諱伯善者是爲始徙太倉之祖伯善生榮二榮二生觀嘗仕元爲市舶司正觀五傳至公之曾大父珩珩生鑑於公爲大父以子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父諱濟即刑科給事中嘉靖初嘗上封事勸上攬威福絕佞幸爲中

興第一疏語具國史中配陸氏累封太恭人生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二

王朝
三皇聖

子伯樞爲太學生有個儻奇節仲即公公生三歲而孤太恭人榮榮鞠之艱苦萬狀比長屬太學君爲之傳時給事公歿後門多外侮而有司之力政又日過其家幾不能支太學君矢以身扞禦之諸所勸勦畧不以關仲令仲壹意讀書迺公亦克自邁勵尋舉於鄉於是門祚稍稍振而太學君又歿矣公念太恭人春秋漸高無他子在側不欲上公車而太恭人故迫之行明年癸丑公遂舉進士始給事公故以丑第而公所授行人官又與之符會

太恭人聞之爲媯然喜而鄉人亦謂顧氏世德之
報若有勘契云而公之爲行人也嘗使南粵粵多
珍貝之產以地遠易浼有交際公者悉峻謝之一
不以溷橐中裝比還朝第徒手而見執政執政
已目異之會應臺省之選吏部以不得執政指竟
不及公而僅移司副進司正人多爲公不平公自
以太恭人在堂此身未有死諫地安所事臺省官
爲也對人終無幾微之懟久之遷刑部湖廣司郎
中時高安吳文端公山在禮部吳人有丐其志墓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張栢
三品

者持公之狀徃文端說曰是何吳之多士也將薦
之爲子部郎適已未會試又薦公分校春秋而皆
爲執政所拂不果用公歎曰時事可知矣今不去
當有復齟我者亟請告歸歸三年圖終太恭人養
太恭人呵止之曰兒不聞而父嘗無故引疾而奄
至不起乎此已事之驗也吾尚彊飯當經營之年
居家欲何爲哉公自是不敢言退而復還於刑部
刑部職獄訟諸僚吏謂公自閒局來烏識所謂爰
書也及聽其講解律令則甚習諸僚吏終莫能難

試之疑事公立剖而囚被公訊者咸稱公不寃已
擢爲饒州守饒瀕湖多盜其民悍而喜鬪公至之
日訟牒填委焚不可解吏窟其中徃徃互相影匿
以爲奸利公已詢知其弊實則徐爲疏剔者三月
而前所壅積得盡決去旣迺召其爲窟者面數之
過而繩其尤桀黠者一二人吏自是不敢仰視公
而訟人者與訟於人者咸願質成公能不齎糧而
事辦淮國於饒其左右或怙王寵靈有所圍攷於
民公必裁之以三尺始王謂守釷旣見公料量宗
祿無畧刻爽且爲約劑其給主於必平不縱吏有
所乾沒而或時以緩急來告顧又加意護持之王
迺信公非釷而更頌其賢浮梁之景德鎮陶利被
天下五方之亡命多藪集之號爲囂雜而其地又
犬牙錯於安仁兩縣民小有睚眦則依岨而鬪一
日嘯聚至千人幾於揭竿市官袖手而已莫可誰
何公適以視供噐至即從輿中口占數語揭之衢
諭以禍福鬪者素憚公威嚴即時解散而公仍法
其首鬪者一境帖然其他神明豈弟之政多類此

而議者以公治饒至此之顏范兩公非虛語也公
在饒四年擢湖廣按察副使當備兵辰沅公奉太
恭人業取道大江輓舟而上矣一夕忽遇暴風起
舟爲之蕩太恭人色慄度不能前公竊歎曰報劉
之日短矣奈何使之凌兢畏途哉乃不告於太恭
人而密疏請休疏行而後以聞至是太恭人亦疆
領之矣遂奉之歸歸又三年而太恭人以壽終於
家旣免喪而公復補廣西副使與御史勾當戎籍
事竣入賀萬壽比出國門而公已晉貴州參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五

李六
三百五

政又晉廣西按察使其明年丁丑檢討君舉進士
入讀中秘書公曰吾家已三世受國恩矣恨不
能報求多於天無益也因決意求致其事去於是
去而臥家不起者七年而歲癸未當輔日更革之
會天子一新大政詔吏部舉遺佚而吏部以
公名上復以原官起補山東山東之部使者謂公
資深直浮寄耳不欲煩以事事而公更爲殫智畢
慮以襄部使者當讞獄公手參獄詞一稟於明允
比復命舉刺其評騰皆密受成於公大都務寬大

而畧細奇窮日夜之力不敢以嫌怨避部使者大驚懾之語人曰吾始以顧按察重厚人耳不意其精爽乃復如是旋揭公於部業以大臣器許之而是冬遂有南光祿之命居亡何晉應天府府尹尹尊官而得行有司之事他尹或持大綱示貴倨而已公於瑣屑必親如在饒州時務裁狹闊主於便民而其最所干衆怨者能奪貴官所僭乘驛騎還之會同筭而乙酉秋事已豫爲料理與其丞謀必剗去異時上下陰行之私比入棘而公已簡副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六

李于六
三百九

留樞矣時屬考選軍政之期迺尚書病不能任公遂肩其事細爲簡汰奏之已尚書病去而公當視篆會應詔陳言公言留都馬快船爲中貴人

上供所需歲編甲而役之而役之藉民間者十九皆環衛之戍猝遇差遣夕不留行已極疲瘁而或時時有所摧剝則傾帑以供不厭第棄伍走耳不則自盡死以故戎籍日虛畿輔大困甚非所以廣繹思而固根本也夫力分則行之遠利聚則趨之衆今請如馬船例凡役於船者俱用募以充而稍

益其直尤須縮船額就之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
米三萬石今衛戍已願輸萬五千金而朝廷仍
捐金萬兩米萬石以佐之而舒其力則費小而所
惠甚大爲豐鎬萬年之利便疏奏上是其議下
所司悉付施行仍著爲令而公猶以事關禁近
恐他日從中掣之成功易毀也則又謀之新尚書
疏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四事大要在杜
浮言急儲儲而委命於始事之臣共圖經久上
併嘉納之而一時留都四十八衛杆擷之衆若脫
湯火而置之衽席之上歡然手額各肖像尸祝公
而公亦自以爲愉快嘗遺書語檢討君曰吾晚年
遭際聖明所自効者僅有此耳蓋公逮事三
朝所敷歷最深而中經退遂其大半在田間世謂
公直恬於進取耳其才或不足以應猝黔粵之役
當事者猶以常格擬公公遂軒然有終焉之志旣
而所聞行誼愈益高會有宣之於朝者謂公貴人
始知物色公山東再起遂不二歲而驟至大僚乃
其所驗自於時者復較著如是業駸駸柄公矣而

公已不能待然則三代而下賢者之不得盡行其道匪直人之爲之而亦天之爲之也公爲人精敏介潔而能醞釀之以冲易與人交善者締係之或漑及其子孫藉遇不善人亦曲爲藏疾不少露崖異之色士以此附公而時見有侮於鰥寡者公必盛氣砥植之即於貴勢人不少遜然亮公無他腸終不以爲忤其孝養太恭人至老不忘孺慕姑無論美寢必問匕箸必親靡昕夕間而已乃其婉轉周旋出於心之所獨詣者尤多太恭人慈而喜施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八

周元
三十四上

其注擬所及常不能自言公能逆其未形推其必至而爲之次第周洽務愜其所歡令其人安太恭人亦安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嫂臥牀席則不敢復赴飲食之會或偶有所赴必不卜夜而反先是兄病且死所遺孤紹夔亦三歲手公囑之曰吾僅延此息耳仲他日生育無窮幸有先人之業在神第以吾息列諸子中等析之足矣無作兩家著計也公唯唯已撫其子若女訓育之婚嫁之一如其子與女人視之不覺有絲毫異他如嫁王氏姑

以子宥傾其室而太恭人有弟窮老無所歸俱收
卹之終其身比於歿而喪葬之如禮姊之女孫有
少失其父而其母伶俜不可依者於公稍逖公曰
是吾姊之一體也則携之歸而齎翼之以嫁溫室
人尤以爲難王淑人以無年而死公時時痛念之
後其母死特豐其殯而併殯其父之藁葬四十餘
年而未即窀穸者公所居湫隘僅蔽風雨至不能
容其子舍而宗人之以急請者以窳顛者以無家
室控者咸趨公而飲食寢處之必各得所願而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九

張元
三四

去逮明日他宗人之來者復然故其歲廩所入常
不足以供其所出甚則假子母錢以給其平居搏
縮食不重味衣必再浣泊如寒暄或勸之少腴者
公曰吾豈徒惜福亦圖哀其羨以利濟人耳世有
講良知之學者公謂其茫無稽據其實不可食也
曷不遵孔子一言終身之訓乎故公平生事以恕
施而又少歷諸難備諳世故不弔詭以爲名高不
飾情以阿流俗施於家國能鑿鑿副名實而所至
見德所謂循往而動其迹自異宜其至死而清明

不亂公生嘉靖癸未四月十一日迄於歿享年僅六十有四配王氏累贈淑人繼孫氏累封淑人子男三長即紹芳娶周氏繼陸氏王淑人出次紹芾娶周氏繼李氏次紹芬娶葉氏一女適歸起霽孫淑人出其適曹志忠者爲公養女即姊之女孫也孫男三同德娶周氏同應聘沈氏紹芳出同吉紹芾出孫女三長嫁金履莊次許王元爵聘次許于某聘曾孫男二銘曰

顧於江左自雍益著有功於吳實昌其緒厥胃遙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十

張元
三百七

遙不顯亦世神明之祚篤生給事以侍 肅皇莫竟其志有鬱而藏嗣人之利桓桓司馬起自孤孺難難百之羽括鏃礪旣蹇其生復屯其仕樹德務滋培爲世噐天定之年迄躋大位泰道方升會逢其際赫赫留京筦樞攸寄仁人一言根本是慮鞏茲磐石社稷之衛職司其居公無可媿德厚流光施於繼序繩絜而來我卜其窳

明浙江按察司副使袁公墓志銘

於乎吾忍志吾繩之之墓耶往嘉靖間與繩之同

爲郎而是時柄臣邸第在長安西里士大夫多炙
附之以居而繩之獨與無錫尤公瑛嘉定唐公愛
張公任暨吾五人皆避居東里數以酒食相徵逐
當其酒酣耳熱箕踞放歌抵掌諧謔睥睨世人一
時意氣何其烝烝盛也今屈指已四十年事而諸
公之淪沒殆盡矣乃吾幸以後死之故猥備文字
之役而繩之又若俟吾言而後瞑者俯仰今昔於
人世何如哉公姓袁氏諱祖庚繩之字其先世蘇
之吳縣人也自公之曾大父諱綱者爲長洲陽山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七

魏立開
三百四三

惠氏之贅壻因家焉故今爲長洲人綱生瓘瓘生
四子其季諱校者即公之考也以公貴累封中憲
大夫妣朱氏累封恭人公生而夙有異質其警敏
不類常兒六歲時中憲公爲里人所構傾其家朱
恭人日不得一食而勉爲食以飼公公曰母之餒
矣兒能獨飽耶卒不欲食比長而從中憲公授舉
業始若稚僅能遺句而已年十四忽豁然開悟下
筆如流其母舅太守陽山公見而器之曰是兒即
可發解矣而陸給事公燦者雅負人倫鑒亦大奇

其文十六補縣學諸生輒與諸生較藝已無當公者歲庚子歷郡院試俱第一遂以是年舉京兆時公年二十二明年辛丑連舉進士除浙江紹興府推官人謂公一白面書生耳其何能吏也乃公亦自嘆其所未學孳孳焉每從先生長者問已成事適之官道遇朱中丞公紘教以稽考規畫之法公一一領畧之奉之爲著蔡比至紹有所讞鞫無不中法比兩造俱稱不寃於是民有哀青天之謠而旁郡之求質成者踵接於庭矣亦無不滿意去理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十一

魏晉

紹幾四年凡攝郡者一攝縣者三自山而會而姚而攝姚尤久姚爲衣冠之轄民間苦於供應浩煩公力爲搏裁得歲省其十之六七若去湯火而酌之以清冷者其他政事大都出之以嚴明而劑之以敦大故所至稱平比滿一考有詔徵入將需臺省之選而公以年格業擬天官郎待之已竟奪於有力者乃量移禮部主客司主事晉精膳司員外郎郎中禮部故稱清曹而膳曹第檢括上供文書別無所事事幾埒散員非公之所樂也日浮湛酒

人間以自慰藉而已常語人曰令我淹淹抱案積
歲月以要華臚無寧屈膝事人亟行其志以利濟
一方哉同舍郎有以其語洩之當事者當事者笑
曰袁郎顧欲爲知府耶吾計已審處之矣會荊州
缺守即以公名上旣得旨公欣然捧檄而出國
門了不以爲絀荆於楚諸郡中幅幘最廣而疲劇
特甚又遼藩之所都也其王故以狡悍聞而諸宗
人又類多不逞其宗祿稍墮則徃徃羣聚而譁於
郡堂以索逋爲名麾不能却前守至不敢啓解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周曰天
三百里

私以公座徙郊寺中聽民投牒雖幸諸宗不得越
城而闕然自是內外睽隔吏緣爲奸利錢穀出入
之數互相影匿至不可究詰而帑藏爲虛公至已
灼知其弊實所伏一日坐堂皇盡發徃時諸衙僧
之爲奸利者戍遣數人由是左右凜然股栗儼見
神君在上無敢仰視其宗祿必以時促給隨至即
散無畧刻滯留而主之以必公必平諸宗遂斂手
帖服即重門大闢而聞無一人輕闖郡堂者而遼
王亦知袁守非常人也愈益嚴重之王嗜酒時召

守宴而公之飲量實加王數倍已默有所鈐壓而
又務與之留連款曲每宴必至夜分無惰容無褻
語各頽然而後別王知守可親不可犯即欲行其
小慧亦無間可乘故終三年訖無所干撓人謂治
荆者匪疲劇之難而特難於馴攝遼藩公既易其
所難其他瑣務直駕輕車就熟路耳而公之所尤
長者在清會計簡獄訟詰奸慝鋤彊梗扶植善良
其綜核名實大類朱中丞故始而荆人莊憚之繼
而親之譽之久而尸祝之自德靖以來太守以卓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十四

周吳
三百四十一

異稱者惟公一人而已時江南數被倭患而公有
治郡聲當事者將以兵事倚辦公乃陟公爲浙江
按察司副使備兵溫處溫處偏近仙居而仙居以
南已不勝焚燒屠戮之慘矣賊逸仙居則溫處必
危公初至悉力堵絕賊知有備從間道遁去而公
能擊其惰歸亦稍有斬獲功 詔以白金文綺爲
賜明年賊遂大舉寇溫溫道兵止三千人而賊以
萬計勢不能支則先趨磐石堅壁以伺賊仍從中
調度嚴督文武將吏往來策應以須援兵之至此

督府方有事周山不得速調最後遣叅將戚繼光
來援戚以兵勢猖獗兵至磐石逗馬公曰事急矣
吾自往促之從者見環岸舞刀者皆倭也衆有難
色公掉頭不顧竟躍舟渡江逆援兵逮援兵至而
賊艘已薄城下矣公以計燔賊一艘殲數百倭二
月事寧城得不破尋上首功於督府督府以爲能
而鄉官有王僉事德者先是赴磐石與公議方畧
議罷欲乘夜從寧村歸郡城視母公止之不可道
斃於賊公收其尸脫所衣鮮衣殮之而權以陷陣
報蓋傷之也督府以其事張甚不得已論公失事
當戴罪策職而朝議誤以王僉事真死於陣謂
公爲怯則剗公官一級別用而王僉事因大被卹
蔭明年當外察之期有所轄墨吏素見嫉於公自
度不免則騰公飛語於南都而賂一御史爲竄入
奏中公遂報罷公罷時其年纔逾彊仕耳而二尊
人方在養不忍見壯子無故早廢而公亦寢鬱鬱
不自得父之歎曰寥廓之內亦大矣何不能借數
尺地容一袁某哉乃堅志杜門益自放於酒晨起

自問視二尊人後即陳博局於廳事客至必與之
賽博而賭酒一籌一觥客不醉不止主不醉不止
即主客俱醉不見燭亦不止如是者日以爲常暇
或裹糧束薪徜徉山水間期於酒盡而返若坦然
不以生計屑意者而尊壘甕盎之隙又時時出其
餘智以料理家督即米鹽瑣碎無不經心而畧不
見其聲色之露公素廉白初荊州歲收商稅裒其
羨約可得三千金異時皆太守堂食費也公悉斥
之以補宗人折鈔一無所乾沒而去溫之日郡縣

歸有園稿

又編卷之六

六

二百三

例有贖遺公曰官可壞而人亦可壞耶卒峻却之
以故歎歷中外逾二十年而所在多垂橐而歸比
中憲公既老而傳所遺田不滿十頃而公經營三
十年今已倍之者三而園林第宅圖書藝器之類
亦畧稱是顧公平生旣子無宦貲而居鄉又絕不
與外事於有司未嘗輕脩竿牘之問若一無所賴
藉而坐致素封竟莫知所以爲之輸運者而其才
可得而知也嗟乎以彼其才能少自貶損以于世
資世必有知之者厚養而重用之詎不足以當國

家之緩急乃么麼數語竟無有能白之者一斤不復坐令豪傑短氣此何說哉宋王金陵之言曰交私養望者多得美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阻然則倜儻非常之士類不能以媿阿取容自古然矣獨今之世哉吾是以悲公之不得盡究其用也公生於正德己卯正月十四日以萬曆庚寅正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有一娶文氏累贈恭人繼王氏累封恭人再繼謝氏子男一人孝思上林苑監署丞娶唐氏女子二人以郡學生唐正聲暨劉調元爲之壻孫男二人長懋賞縣學生娶朱氏次懋質縣學生娶毛氏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墓在陽山鴉哺墩之原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先是公年六十頗自負其平生謂後世誰相知者因爲生志以傳之人人至是上林君遵治命丐余藻飾之以余嘗知荊州繼組於公得公行事之實也又烏忍辭爲之銘

銘曰謂公有意於世耶而幕天席地胡溷迹於沉冥謂公無意於世耶而竹頭木屑其較畫不讓計

然之精然則世之夢夢者常以醒爲醉而皎皎者反以醉而爲醒而公之自逃於酒也吾因得以窺其用世之情而遂是以銘

明儒林郎山東濱州同知外舅金翁墓志

於乎我外舅金翁生世九十一年以萬曆乙酉七月八日考終於正寢而其孤允殖等卜以是歲九月十八日葬翁於城西外收字圩之新塋遵治命也先是翁葬其元配梁孺人即自營其藏封之六十年意不欲以死累生故翁之葬速而僚壻顧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六

黃春
三言

夢羽泣謂學謨曰翁勤一生以砥行凜凜若涉春水也至耄猶兢彼豈碌碌生死哉顧其平生匪羽莫殫匪子莫知羽狀之子銘之翁恃以不朽矣子盍圖焉學謨唯唯否否禮卑不銘尊甥固無當於銘舅也無已請志其事而內諸壻可乎志曰翁姓金氏諱夏字子大其先系自漢日磾傳至元末華一公實爲始祖翁蓋七世孫也高祖德明曾祖實祖馨並隱於農父坪始以翁貴贈文林郎中兵馬副指揮母孫氏贈太孺人翁兄弟三人伯章烏

程丞仲韶長汀令而翁爲其季金氏故籍崑山之
惠安鄉成化末析其迤東二鄉爲太倉州故金氏
今爲太倉州人翁生五歲而孤自太倉來爲崑山
梁氏贅壻即奉其大母徐孺人母孫孺人依梁氏
以居年十三偕梁孺人自爨攻苦力作且晝夜誦
讀不休久之稍稍積纖累微業漸拓年十六補縣
學生尋入貲升太學生翁在太學嘗兩應京兆試
輒不利中歲求試吏以選人高等授中兵馬副指
揮兵馬職巡徼而輦轂下故多豪族貴游日鮮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九

李四
三百平

衣怒馬衡行闐闐間金吾莫敢誰何翁在事一裁
以三尺有抗法者立捕治之無所縱舍由是相戒
無犯部內肅清一內侍朴殺其同母弟於禁中侵
旦昇出西華門人無知者翁詞得之其人卒抵罪
然翁爲文主於無害有賀人生子歸醉墮大窖死
訟繫生子之家久不決翁察其寃白於上官釋之
時武定侯郭勲被籍業起大獄而侯家故有金穴
之名左右悉眈眈視翁奉詔追逮其家暮餽數

百金爲壽祈少緩翁怒斥之出而鞭其媒入者其

後同事利侯金者率坐譴而翁獨燭然無免人以
此益嚴重翁一日與御史言事爭之彊御史不能
堪將褫翁庭挫之翁投紱於地曰幸備員朝參得
此肩事上義不受辱御史上狀朝議竟誅御史
而直翁彊項翁自是力求補外乃出爲山東濱州
同知而翁在濱州會歲饑而責逋旁午翁度民不
能急辦乃緩與之期約姑伺其次第而輸將之已
令不苛而賦給守苦賑貸無法翁曰發粟何如煮
粥便即爲巡行阡陌令民什伍而班坐之按口具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十

本十四
三百四

康轉相傳給一時全活甚多守讓其能凡所擘畫
必咨翁而後行業聞之臺省獎檄屢下而翁已有
倦游意竟致其事歸翁雅負大志冀一表見於世
旣以棲卑故不得竟其施設每斷斷對人語必追
述在官所嘗行意多感槩思歛其餘策以驗白於
家旣歸乃益治田疇繕垣宇篤宗祧葺丘隴藝園
圃謹儲侍與食享賓客收卹孤茆旁逮臧獲瑣及
米鹽擇人而任時勤生而嗇出厚薄踈數事有品
式歲有程度務軌於潔齊嚴整儼如朝典云嘉靖

甲寅倭人內訌逼崑山城急令無所措則集諸士大夫畫堞而守之而翁當其堞時時緝郊民之突竄者入有勢人齒翁謂翁且納賊翁曰赤子流離方望城以爲歸而忍委之飼賊耶第一諦視之耳何賊之納其人怒則嗾令勒翁出粟助軍需翁即傾廩而輸之畧無恠色已賊退令置酒相勞而翁坐復據勢人上愈不能平輒厲聲相加翁叱之曰今以勢論某坐誠不得先汝若以人品論君曾無下床之臥當與誰爭席耶亟拂衣出比還家氣勃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楊明
言三

勃不能吐呼諸子囑之曰而父止缺一第老蒙詬侮汝曹安可不自勉當世世居人下耶以故歲延塾師禮意懇款暇則與之講析古今見忠孝廉節事輒摘以訓諸子乃其型範之嚴居常即所甚憎口不顯言其過晏處未嘗一見惰容雖其居當機利之奏而爲鑰常固妖淫艷冶曾不得一闖其室而諸子亦相率共令斤斤守禮絕無儂薄忮宕之習其家之振蟄知未艾也翁廣額高顙脩目飄鬚望之凝然如不可近而即之冲粹夷坦畧不覺其

有町畦之介乃孝友慈惠出自至性痛念父母墳墓越在東鄉不得以時瞻禮每遇伏臘則涕泫泫下也因捐祖遺產分讓兩兄以代松楸之役而里中歲舉社會則輒邀兩兄相過爲共被之驢三家子弟自垂白逮童稚無慮數十人雍容陪從杯酒勸酬于子樂也長姊適吳氏早寡即迎歸以養常時其寒燠而起居之姊不樂翁亦不食不翅事之如母後姊近百歲終於其家復以節旌皆翁爲之經紀而姊之猶女吳氏者梁孺人嘗抱之爲養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揚明
三言聖

適顧氏亦早寡翁仍還鞠之而撫其孤教之成立又卒而吳氏今年七十四矣即暫爲顧氏婦而長爲金氏女生死銜恩六十餘年如一日也翁素得僮僕之力嘗屬奴掌賦籍奴爲銜僮所給遺責數于此事露而奴慚負主即自經死翁憐其非辜竟厚葬之而自償其責家人有犯者不輕施笞罵即稍加笞罵旋以好言相諭解無藏怒也故人無少長咸樂爲翁用而其字佃籍也尤思歲省其耕必覈其登耗虛實而歛散之而死喪之家更曲加寬

嘗常曰彼父兄子弟沾手塗足以代吾耕而吾不
厚爲之所將解體散矣獨吾田可佃耶以是佃翁
田者爭先以輸不敢置詭相溷而翁家之粟必收
上直翁平生最慎取予非其氣力所出即一介有
辨苟分義所當輒毅然有之必不肯瘠人以肥己
前令欲庇其所私而素惡翁嶽嶽故困翁以重役
或勸翁有貴壻可倚曷不怙之以丐脫翁曰有身
則有庸農家所藉手以報 上者惟此耳吾直順

受之而嶽嶽者故在也丐脫何爲哉故終翁之世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釋菜
三五單

不以寸田干人影役然其家亦坐是漸見消落而
支吾內外諸禮際翁又纖悉必厚必周不給則寧
質貸以從事宜其門屏若充然有餘而囊無一錢
尺帛之貯也此又奇男子所爲翁初娶梁孺人繼
沈孺人並有賢稱先後俱膺 地典男子五人長
允成縣學生早卒娶周氏允殖國子生兩娶馬氏
允文國子生娶顧氏繼王氏允武國子生娶顧氏
允揚未娶天卒女子五人長適蘄州同知即顧君
夢羽次適魏大化次適王道敷次適學謨累封夫

人次適縣學生顧光世天卒長女適顧氏者爲梁
孺人出其他子女七人盡沈孺人出而允文暨適
王氏女則側室周氏出也孫男子八人履中履正
允成出履康履莊允殖出履光履儉履讓履信允
武出而履中履莊俱縣學生孫女子十三人曾孫
男五人曾孫女三人始翁患末疾劇甚度必不起
已閱七年而視息飲食了無所苦乃六骸寢縮嬉
笑怒罵動如嬰兒人謂翁當不死忽一日上食以
手揮去遂奄介孺留屬續之夕整衾端臥不少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五

三

顛迷散亂狀内外子孫滿前流盼幾遍喉吻寂然
視之瞑矣豈完其天以歸盡者耶箕疇五福翁實
備之顧哲人旣萎典刑漸盡於乎痛哉謹披淚而
爲之志

明故淮安府學訓導方齋殷先生墓志

距嘉定城東三里倪家浜西之原是爲吾師方齋
殷先生之墓按先生以萬曆丁丑四月二十五日
捨館舍至是閱十有二年其子力不克葬而諸生
婁應軫沈紹伊輩爲募貲佐襄事以戊子十二月

二十八日始即窀穸於乎傷哉貧也賢者之畸於世獨饑寒之在身前已哉始吾嘉風氣穎鹵故未有講聖賢之學者先生生而凝然端重自無髫時已不近嬉弄年十六補縣學諸生即以斯道爲已任都授里中里中子弟爭負笈從先生遊由是以其學掇取世資者斌斌項背屬也蓋自是儼然稱師者垂四十年晚藉貢資除淮安府學訓導非其好也居三年訖不竟其官卒以抹撥死得年僅六十有四云先生之學初宗姚江若有味乎致良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五

王朝三百學

之說以儒者之方便法門在是已悟中庸三知之指謂知亦有次第生知既不恒有藉令學知而下盡去聞見而虛事揣摩其能以徑造乎乃更宗紫陽而少刻其支離以符會於孔氏博約之訓於子史群籍靡不泛覽而仍折衷於六經爲之講解著論要於精詣傳之人人而一時學者咸篤信而守之不翅如天球河圖然由是先生道日尊門墻日益盛人望之若不可狎近比就而質問疑義無問其可與言不可與言一飲之以和多滿意去絕不

見有町畦之介或酒食之會群少年方恣爲歌呼
謔浪見先生來即寂然聞不聞動靜而先生更降
氣相款洽竟席歡如也其圓融應世而主之以不
染多此類先生天性肫篤年十歲喪其母沈孺人
其家頗葬之嗇先生每念及之輒對食不食涕淫
淫下也然終不敢顯言於人而默爲孺慕者至白
首不能解父故以嗃嗃治家而稍暱意於後娶許
孺人先生爲揣其所安每晨昏必曲承許孺人驩
以求媚其父必得其愉暢而後已父善酤而不能
飲許孺人特善飲則爲市父酤飲許孺人更約許
孺人飲量如其數具酤貲爲其父壽如是者日以
爲常已許孺人自有子父母憐其弱也一倚辨先
生育鞠而督誨之凡先生之所以覆怙其弟者常
恐其失墜以遺親之憂計無餘力也弟既有婦則
囑其婦毋以拮据勞之曰此吾母之所鍾愛也第
令飽食穩臥而已比於析箸則盡讓其故所遺產
而先生自有田不滿百畝復從父命裒其半益之
以厚惜其單寒乃許孺人之心鞅鞅未已也則歲

納其束脩之餽與廩舍之餼於其父以陰潤其所
欲私一錢尺布不留也然自是先生家益窶俯仰
之需姑支吾以給幾不能朝夕而陶然一室誦讀
自如了不以固窮爲病乃其燕處如對神明無惰
容無忤視無褻語閨闈之際至老不親二色其德
性之完粹若無俟於動忍而得之者此由宿植匪
盡由學也昔孔子聚徒蓋三千焉其平居未嘗輕
於許可獨顏閔二人一以爲賢一以爲孝卓然稱
高第弟子此豈有殊行哉要不過循其學之所至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五

游成
三言王

以善處乎人情之所不堪故千古以爲難耳然彼
皆得聖人以爲之依歸去孔子遠矣一旦倡道於
顛鹵之鄉當絕學之後姑無論其平生疏節即其
周旋後母間養志安貧似無一不準於絮蘆之感
簞瓢之風者假令孔子而在固顏閔之流亞也詎
不尤難哉吾嘉自明興以來稱醇儒者先生一
人而已先生諱子義字集鄉其號方齋者爲學者
尊稱之辭上世高大父顯宗曾大父清大父珩父
鑣俱隱於市至先生始以儒顯配陶孺人能與先

生同甘苦生子男二人長儒娶馬氏繼侯氏次仕
娶朱氏亦親規竝守其家法女子二人以孫守道
唐有謙爲之壻孫男子三人孫女子四人若謨小
子固所謂以其學掇取世資者媿無以張先生之
道而於其葬也屬其子以隧道之石請忍無一言
以永其傳乃爲之志而銘之銘曰

謂漢人不學而千頃汪汪能範其鄉里謂宋人言
學而正心誠意已不爲上所喜豈大道之歸疑別
有所指而先生能食其實不咀其華故盛德在人
愈久而不忘如此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庚

序成
三言王

朱隱君墓志銘

隱君姓朱氏諱纓清父字其先華亭人也自君之
父鶴號松鄰者始徙嘉定卜吳淞江上占籍焉松
鄰爲人博雅嗜古而特攻雕鏤之伎其所製簪匣
圖刻諸器爲世珍玩有傳其一器者不以器名直
名之曰朱松鄰云而君爲松鄰長子能世其業人
呼之曰小松君生而聰穎絕倫卽席松鄰之伎輒
能師心變幻務極精詣故其伎視松鄰益臻妙境

白簪匝圖刻外旁綜花草人物間倣唐吳道子所
繪作古僊佛像刀峯所至姑亡論肌理膚髮細入
毫末而神爽飛動若恍然見生氣者鑒古之士咸
謂其工非人間所宜有而君亦雅矜其伎不肯輕
爲人露指有以貨干之者不輒應即應之必不受
人迫趣而性復嗜酒酒至即醺不醉不止以故日
無餘畧須興至始一運斤主於自適而已即所製
噐匪經歲月不能得入以其難得則愈益愛重之
而疑君者以爲倨或誚讓及之君漫不以屑意會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无

揚府
三言四

令欲多購君圖刻爲賂遺具君不爲理令怒而捕
君君竟逃去不復顧其家已太倉王先生爲之居
間迺脫而君終不爲令屈也人以此之漢太山太
守逐龐萌故事云先是禹州徽王聞君名將禮聘
之業納幣而君辭於使者曰臣井中鼃耳安所需
於東海哉卒不肯行其後王坐法廢識者始服君
之先見君嚴於提身而自以棲卑故不敢爲亢異
時騷卿墨客暨游閒公子日過其門君與之無町
畦即雜以酒肉僮便腹賈亦復歡然畧不作嘔噦

狀而其中涇渭自辨要於兩無所浼始吳淞之廬
燬於倭君迺避地入城頗厭其囂則構城隅隙地
結誅茆數楹旁蔭竹樹以乘風日其戶長扃不扣
不啓而簾幪晏如人召之酒無不赴不召亦不先
往故平生未嘗以顏色伺人人竟不得而親踈之
其意度汪洋可念比中歲有悼亡之感遂不再娶
而君益喜自晦匿鰥居一室第逍遙於盆池山水
間不復關外事即所善雕鏤多委棄不治暇則繙
誦貝經冀以勘契死生大事如是者凡十有七年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十

楊慎
三言四

然嗜酒無厭晚中風淫客至率臥牀不能起或勸
之止酒君笑曰酒止而生生何爲者世間殤子豈
盡醉死哉復歌之曰去本無妨留亦得何人不是
遠行人於是勸者色沮其任達如此蓋病三歲而
君奄然逝矣是爲萬曆丁亥九月初六日得年六
十有八而其葬也即以是年之十二月十六日墓
在邑之依仁鄉柎松鄰兆娶丁氏生子三人伯稚
美娶鄒爲縣諸生以都授給君衣食仲稚恭娶蕭
季稚征娶錢仍世君之業女四人徐潞王士弘李

人童潘承節其壻也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當君屬
纘時羸乏宿春召諸子前相顧而訣了無陶生敗
絮之感第囑之曰其以宗伯公銘我嗚呼君之名
幾滿天下矣顧不知君者謂君以伎重而知君者
則謂伎以君重非果於遜世者歟雅美以狀來請
迺爲之銘曰

語云有大巧者必有奇窮而君之不逢豈以其能
奪造化之工然則古之黔婁未嘗畸於伎也又胡
爲坎壈其躬吾故去彼取此以貴汝於三尺之封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楊沂
三

嚴伯阜墓志銘

昔顏子歿而孔子重傷之非以其人之能好學也
耶當是時七十子之徒方幸聖人以爲之依歸宜
其深信而篤嗜之者匪直歸於顏子而竟無其人
以當孔子喪予之慟則今之世可得而知也於乎
世之絕學久矣獨所謂科舉之文儒生家實藉以
于世資其深信而篤嗜之疑必愈於求道顧吾嘉
故稱顓魯異時作者知好之矣而類不知其所以
好往往自怙其所長而輒惡攻其所短則有自殉

其僻寧終身之不售而必不欲舍己以從人又何
論於若無若虛之學也吾晚得伯阜其學爲科舉
之文也則深信之矣篤嗜之矣蓋庶幾哉頽子之
好乎伯阜資故穎異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窮理
窟蚤夜覃精不得不已其爲文不盡師繩尺第一
稟於師心故自少即不得志於有司年二十六始
補縣學諸生爲諸生又三數年無所知名乃諸生
中未嘗不推讓伯阜也余故不識伯阜比就督學
使者試或以其試文質余余覽之曰思深哉其大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楊沂
三晉里

雅之遺乎然未可與凡月鬪也成則王而敗則虜
矣旣而名出果以伯阜冠諸生升之廩舍仍刻其
文以傳已使者去而後之爲使者齟伯阜如故伯
阜益不能自持乃以其文請問余曰文從心生上
之則浮下之則沉子非浮之爲患而沉之是患且
芻狗業也已則棄之矣何過用其心如是伯阜唯
唯退闔其戶而揣摩之務去其所艱而就其所易
他日更爲之請未可也則又痛爲之滌除務求印
證而後已蓋逾旬而始得其肯竅余躍然喜曰穠

蒙至矣豐年其可俟乎時適應直指試仍復以伯
阜居諸生上於是伯阜之名隱隱起縉紳間而太
倉王氏諸公子願納交伯阜則辟而賓諸塾伯阜
初不欲往余從惠之令觀大方以驗其所得伯阜
乃至太倉至太倉不數日而伯阜之妻病疫則還
視其妻妻病良已而疫中伯阜矣未發也比復於
太倉三日而疫作伯阜遂不起伯阜生而廣額高
顴偉軀幹兩眉過目幾寸而性復醇雅與人接終
日不見其喜怒之容居家孝友夫至父喜客而貧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童

周九
三言四

不能支則輒貸子母錢給酒費以博父驩伯阜嘗
爲楚遊而母死於家弗及舍則爲在疚之詞時時
展讀之以識其終天之憾其弟景脩不能妻則納
其女之聘以轉聘其婦與朋友處能不惜盡言亦
能受人盡言不爲謀面之交凡其所爲皆大官老
壽器必不可死而乃天死暴死疫死客死此死
之最不幸者有一不幸皆爲獲罪於天而乃以四
不幸死集於伯阜之一人則天之夢夢又可問耶
假令伯阜不死姑無論大官老壽即其志學所至

若無若虛其進固未可量也安得不謂之今之顏子顏子以三十二死而伯阜之年僅逾其二何其契勘如是以世無孔子無有爲喪余之慟者乃其死之日王氏諸公子棺而厚殮之同塾生婁孟堅經紀之其密友張表劉維藩旣匍匐逆其喪而歸之又述其平生而表著之縣大夫暨學博士與諸公貴人巷而哭之寢而臨之葬而賻卹之乃故老之知伯阜者疑莫余若也其隧道之石非余文而誰文之耶則伯阜之不死固於是乎在劉維藩曰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

周本
三百望

伯阜嘗立簷楹間忽一星從天而下止其額光爛射戶人畜盡驚伯阜以是私負其奇余億之曰此可以爲夢不可以爲真也豈其神短之祥耶伯阜姓嚴氏諱景陵嘉定大場里人父松母倪氏娶徐生二男子長圖衍次圖鞏其卒以萬曆己丑某月某日得年三十四而葬之日即是歲十二月十二日祔於母倪之新阡其原即大場之羅澗銘曰

柱下有言死而不亡不亡安在宵宵茫茫禪家傳性滅度之常匪是之謂世短名長孔門諸弟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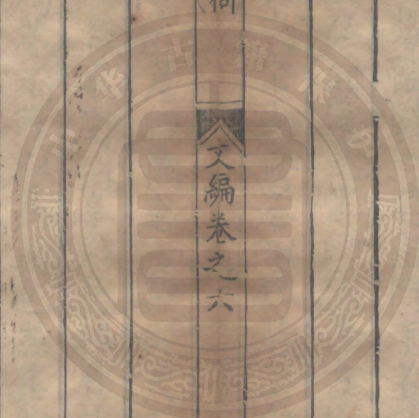
彼傷顏死獨存如曾靈光嗚呼伯阜吾貴其藏後
有式者考茲銘章

叔明著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六

三五



歸有園稿卷之六終

歸有園稿卷之六終

歸有園稿卷之七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志

明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參政海南鄭先生

夫人文氏夫婦合葬墓志銘

海南鄭先生當嘉靖中給事肅皇帝歲庚戌被

命校易禮闈一時出門下者若張大司馬佳胤

方中丞弘靜暨夏少卿栻徐方伯中行薛方伯天

華高長史岱張僉憲四知皆海內文章之士其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余伯元
二百八

競能以著述名世即以余之不肯猥廁諸公間人

亦不謂為辱故今縉紳稱善鑄人者宜莫如鄭先

生云先生諱廷鵠字元侍其先湖州德清人也洪

武初有諱通者以編戍播瓊州故先生今為瓊州

衛人父文母俞氏是生先生先生自少警敏從里

中師海翁受句讀翁奇之欲妻以女有沮之者曰

生女不嫁貴人當作行間婦耶翁笑曰鄭氏兒即

貴人也吾契勘之矣居亡何先生果舉戊子鄉試

而海淑人來歸更十年舉戊戌會試第三人登進

士高等釋褐工部都水主事調禮部儀制尋改吏科給事中晉工科右其居工科也會京師地震先生上便宜四事言黃花鎮古壯口潮河川皆京師後門屬者設石匣營恐城孤力薄宜置制府擁重兵殿之仍築關隘培水壘卽夏滂亡嚙決之虞且令虜無所乘貴州地聯湖蜀滇南三省勢漫難攝今督府兩置有司罷於奔命未免彼此肘掣莫若劉督存撫庶權不分而歲省縣官費京師草場馬坊官歲易滋弊第令三歲一更代可永塞奸利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二

余元
三官甲

蘇松等四郡歲輸以數百萬計非屬專官督理不便責成願設參政一員常駐而鈐轄之必大裨漕缺四事俱有關 宗社至計 上悉付之施行先生所畫策類為國建長利鑿鑿中肯窾多似此而是時張文毅公在內閣與先生嘗共事場屋知其有人倫鑒因薦之吏部擢江西督學副使江西大藩號文獻地而士以難進故間啓倖門先生至一切裁之以功令緘騰慎固人不敢干以私其教人大都以誠心不欺為主而藝業次之得廣厲之體

以故學官弟子爭相砥滌計三歲所羅視分校禮
闈時尤倍比最奏晉參政而先生以母老遂乞終
養歸瓊州築石湖精舍讀書其中逝將老焉逮母
歿喪終部使者數推轂於朝先生堅臥不起未
幾捐館舍矣是爲嘉靖癸亥某月某日得年僅若
干歲而海淑人以萬曆某甲子某月某日卒蓋後
先生若干年年七十有一海淑人事其姑孝字諸
子慈先生性卞急遇事輒發淑人時時調劑之雅
著內助功子男三人長儒以伯之子爲後者也次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

三十四

化次似皆庶出初儒官上海司訓嘗爲余言痛其
先公之齋志以歿也與其母海淑人葬博山之原
墓木幾拱矣而虛其隧道之石疑有俟也其將藉
子以不朽乎至是徙廉州學正去而以志文爲請
於乎昔歐陽永叔文章妙絕一世逮知貢舉之日
則又得蘇曾諸弟子爲之弁冕故其名愈益張甚
若先生者業以其學羽儀天朝矣今之所以張
先生者宜自有高第弟子如蘇曾輩者在顧余何
人能以不斐之詞爲先生重哉先生善著書諸所

撰次若易禮春秋有說蘭省掖垣學臺石湖有集
暨瓊州府有志凡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大治之精其光燭天湛盧一躍騰驟雲煙良工獨
苦鑄彼才賢社稷之毗國華以宣靈氣蜿蜒博羅
之阡所不朽者垂千萬年

明承直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孫公暨配

唐孺人合葬墓志銘

蓋余嘗三至海上云見異時商賈輻輳財賄阜通
人矜藻繪侈遊居賓從之觀燭如也賁如也而其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四

虞得業
三百十六

邑有比部孫公者直能矯之以龐朴其居湫隘其
享容不逾數豆則蕭然葛屨履霜之風焉以是鄉
里見謂爲崖異比歲不登物產凋耗民間至不能
舉一事然後知公之所操較若刻畫非世俗所能
推移也不誠稱質行君子哉按公姓孫氏諱應魁
字元父其先自宋南渡來占籍海上其可知之祖
諱文昌者以訾雄於鄉而好行其德至今鄉人指
其所居呼之曰孫家灣文昌生某某生某某以貢爲

山東濱州學正孫氏之有衣冠自學正公始學正

公之子某中弘治戊午鄉試爲刑部司務司務公
之子太學生某是爲公之父娶劉孺人而生公公
生而奇穎目短視而內慧炯然稍長卽精通訓詁
家語爲諸生有雋聲以嘉靖癸卯應南京兆舉庚
戌成進士初除江西新淦令不兩月以父喪去官
喪終補大名滑縣滑故隸畿郡軍民齒錯大猾藪
之往往倚椎埋爲姦利公至不欲爲一切毛舉鷙
擊姑摘其魁而餘多縱舍不問務持大體傳誠信
而行之始左右狎視公曰令何爲沉沉者易與耳

歸有國稿

文編卷之七

五

江
三十四

久之民德公長者不忍梗法而諸不逞者亦相繼
匿他旁近縣去暇引諸生絃誦澤宮親爲之督較
其秬業其後茂才異等經公指授先後取科第者
項皆屬也蓋三年而輿人頌之滑以大治方是時

天子鼎建

朝工部使者議刮民金錢佐將作

費公謂民不勝斂持之力議格不得行使者銜之
未發也已使者將按部於滑公又逆諸境上蒲伏
上事曰滑小而歲饑念無以飾廚傳願使者先他
邑而後滑使者不得已回車而心疑公必有陰事

令人詞之無所得而公業擢刑部主事行矣更不
爲周防於使者使者遂誣撫影響劾公罷之或患
公盍自辯而其配唐孺人者亟止公母辯且曰富
貴儻來遲速會當盡爾家幸有蘇季田二頃足供
饘粥寧須祿仕活耶休矣公於是決筴歸歸而益
鍵其戶不復問戶外事日延行滿頭陀數輩與之
焚香促膝譚無生理以此自娛每歲臺察大吏干
旄東西行有過其門者輒以疾辭竟不爲報謝至
密姻近戚欲候公顏色常伺其隙不可得卽得一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六

江
宜
三
富
生

見亦對面落落絕無洵沫寒溫態也子弟闕諷公
世多喜圓而大人不肯利方奈齟齬何公笑曰鳧
鶴之頸各有短長人用人法我用我法任天之便
母窘我爲也蓋公天性介潔遠利若免當莅官時
其自奉第下同監門養而享母自一肉外升米束
菜日無過三十錢田廬席先世之遺已貴垂四十
年無一勝一椽之益其平生好修亦思淬礪其身
一當縣官用而猝罹讒廢則其清濁醉醒之辨豈
能無槩於中故慨然有慕於古之長往者寧離世

絕俗蟬蛻於泥淖之外有以也善乎鄉進士陳君之狀公曰藉以今人律公公必不免於瑕適而以公與古人論世所不合者寡矣真知言哉唐孺人者亦海上宦族夙稟貞淑其父憐愛之選所配公爲童子時嘗遇之於道目逆而屬之曰頎而皙已知爲孫氏兒也故孺人歸於公公生正德丙子八月九日而其卒也以萬曆乙酉二月十一日春秋七十而孺人之卒寔先公二十四年蓋嘉靖庚申正月二日得年僅四十有五而繼之者爲趙孺人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七

歸有園
三十三

先是公無子而其弟應解有二子長伯韶次伯胤迺立其次爲後無何伯韶夭卒而應解亦尋卒當以伯胤歸爲應解嗣公曰吾繼禰小宗也不可以無後今伯胤有二子宜以次後伯韶吾弟其無餒矣而伯胤之後繼禰者其如故迺聚族告廟斷然行之不疑人謂是舉起於義而不詭於禮公子男一人卽伯胤娶吳江俞氏繼朱氏女子二人長

試中書舍人潘雲驥次適張士行側出孫男子

人長士彥娶顧氏次士奇卽後伯韶者聘瞿氏孫

女子二人伯胤卜以公卒之歲某月某日將啓唐孺人之攢與公合葬於邑之某涇某原以余同年暱公久持陳君狀而謁銘銘曰

老以嗇訓孔以約教世降俗浮聖是用悼孰反其真下士則笑公執不怵亢世以道迴瀾障海功亦矯矯有轟其標視茲吉兆儷而藏之德音永邵

明封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萬公暨配封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余讀太史公書觀其論敘自古英雄頗不諱其微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八

熊聖
三百五十一

時棲遯之迹若無他奇可見者何也蓋不如是不足以大闡其後來之所表樹喻而張之沈而升之其猶龍蛇之蟄固本於存身哉乃近世操觚家則異是矣其志布衣往往矜炫飾而羞賤貧至於掩護之過都迷其邁迹之所由來令後世無所取證焉則亦何貴其爲文也往余代置秩宗而無錫萬君象春在禮垣嘗與之議宗藩事宜而君手疏千言上之咸鑿鑿中肯竅有賈長沙之風則深歎服之以君生長名鄉其所蘊藉必或有得於馴習之

漸而無從詞識之也。比余既請老歸而君亦出參山東政。晉浙江按察使。始去之八年一日。直管踵余持侍御嚴君一鵬所爲其考妣狀不遠數百里而來。長跼而謁銘。余始知其考封給事公與其妣封孺人周氏者皆闡中產也。非有素封之積。詩書禮義涵濡之素。而一旦崛起白屋。夫婦相與拮据。其家獨能以義方訓迪其子。而其子自逾弱冠舉進士。選讀中秘書爲天子耳目之臣。爲方岳

大吏文章政事焯乎有聞於時。人比之菰蘆僑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九

志
三言
字

而封公夫婦遂生被綸綍之榮。歿而子孫烝嘗之。可此於王者不遷之祖。固自其無竒中權輿之也。豈不誠稱偉烈也哉。按封公故鄭系也。諱某字與禎。爲童子時以能習章句爲里中萬翁所器。因納之爲倩。遂從其姓爲萬。而萬翁無子止一女。生而秀慧特憐愛之。欲藉以待老。因留之家而亦令從母家周姓。委禽於封公。耦而生作焉。以日承萬翁驩。封公自歲時歸而朝其家大人外。與周孺人未嘗一日去萬翁左右。而萬翁亦子視之。悉其帑庾。

盡歸封公掌握一不問其出入初萬翁以鯨居久而稍嬖其側某媪者媪挾之而驕欲以母禮加周孺人周孺人頗不能屈而重傷其父之心則姑爲款洽之而其中每鬱鬱不自得故數善病常臥床不起而封公爲之調護於內營幹於外者靡不盡其力如是者垂數十年至終萬翁之世無幾微間當萬翁生時其季之諸從子皆可以爲萬翁後而萬翁以有封公在固不欲置後至是萬翁歿而封公謀於周孺人盡收諸從子挈所受田宅付還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十一

志英
三百四三

而諸從子有中天者有廢箸不舉者則復卹其死而贍其生人以爲厚封公初未嘗學問而醇篤天至雖居塵市而機利不入其心性不喜與人構而人有相構者輒和顏色而寬解之俟其報服而後已座或以他人陰事來聒及聞浮誇淫嫚語亟搖手止勿吐盡其行類長者然居常好客客不至卽不驩客卽至不竟席亦不驩而周孺人更潔酒漿腆甘脆佐之務令燕適綢繆必盡興而罷人以是益知封公之有佳婦其平生不自豐殖稍羨則斥

之二母弟業已析爨不能舉火則時其空乏而周給之又延師館穀之以教其子而姻黨間有以緩急告者寧空橐以助無不滿意去若取之於外府也而或不責其償其揮霍豪舉又類於俠余以爲此皆封公細事若其子方爲顯官其聲勢易於多附而封公自膺馳典後屏章服不御縣大夫以鄉飲賓之則辭觀風之使數以干旄禮其廬匿不與見之寧陽官邸自彭城而北歷四百里所經皆其子之屬部而策單車匿姓名過之聞無一人知者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十一

朱友三百里

寧陽饑憂形於色輒自減膳惠其子以脩百姓之急其遠浼絕嫌布德行惠非諳於大義慮關國事者不能也而總之皆所以成按察君之賢宜封公夫婦食報速而取數多又均當未艾之年若造物者陰隲之無絲毫爽而自是優游以難老固鄉人之所擬也歲戊子按察君自浙江上計京師暫止其家省覲二尊人當是時封公猶能載酒肴相勞苦送之百里外而周孺人亦恬然無恙比別僅三月耳而按察君業竣計事而出國門則聞周孺人

之計已次高唐而封公之計亦至矣乃擗踊大慟
曰天乎何奪吾父母之亟也且身爲冢嗣而不得
與於湯藥之侍含殮之親其何以爲子卽萬死不
足贖也無已則圖所以不朽於當世之立言者願
石諸隧而施於後世嗟乎余素推不文其何辭以
重封公之夫婦哉顧余先尚書亦一布衣也則不
能無感於鄭氏之世公鄭之先本武進人入國
朝有諱思明者贅無錫之楊氏因家錫之堠山思
明生泉泉生文達文達生堽堽生和是爲封公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十一

朱叔
三音

父有隱德配張氏而舉子三人封公其長也生於
嘉靖癸巳十二月十二日卒於萬曆己丑正月初
七日享年五十有七而周孺人之卒實先封公十
四日是爲萬曆戊子十二月二十一日而距其生
爲嘉靖乙未正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三
人長卽象春娶蘇氏次象新娶周氏先卒次象明
娶沈氏孫男三人德真郡學生聘丁氏德餘聘吳
氏德長聘史氏孫女七人皆適溫家婚者一人未
婚者五人姚茂善張士正范某黃某盛某談某其

壻也。未字者一人。按察君將卜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封公與周孺入於某涇某原而余爲之銘銘曰
隆乎其封坎乎其宮伉儷合德而安於其中培萬
之枯而亢鄭之宗伊誰之功故頌遺烈者匪直稱
質行之君子而幽光勃發其爲千百世布衣之雄
乎

姚國祥先生夫婦合葬墓志銘

鄉進士姚君師魯喪其父國祥先生十有五年矣
而未克葬也或以士踰月之禮質進士君輒不應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十三

余元
三百七

第俛而涕泫泫下也一日私於余曰此先君治命
也當屬纊時手不肖魯而訣之曰吾脫不起母以
吾趣之野也吾少與汝母同歷艱難平生不見離
別之色今汝母尚儼然在堂而吾獨安之乎且汝
母羸而吾故彊也彊者業不能待羸者顧可欠乎
蓋需之以俟相携入地下也言訖暝矣不肖魯泣
吾母向之亦泣尋囑之曰汝慎毋忘而父之言也
卽吾意復然於是不敢脩葬事而勉殯先君於寢
朝夕竝吾母而上食一如平生旣喪三年畢而吾

母幸亡恙則督不肖魯上春官已屢上春官屢不第則督不肖魯仕乃謁選於天官得署汝州校事汝州去家越二千里而遙進士君以母故復不欲行余愚之曰子盍行乎雖有離憂其親之心樂也於是進士君行行教於汝州又三年而母孺人之訃至矣進士君仰天大慟曰天乎世有不能掩其父之骨而復不及於母之舍者尚可比於人數乎乃匍匐而奔之奔至其家將上堂而聞乎無所親聞也則又仰天大慟幾不能生而亟營葬地於新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四

三十三

涇之原下以是歲己丑十二月某日合窆於祖塋之昭而圖所以不朽其親者石諸塚因自爲狀屬余銘之則以余故暱於國祥先生也按先生姓姚氏諱鳳儀國祥其字也世爲嘉定新涇里人自先生以避倭難入城居其大父諱某隱於農至先生之父諱節者始爲諸生有經學邑之子弟多從之授易而先生亦無他師承卽師其父天稟殊特其學不屑意於咕俾而爲文有奇氣自十六補諸生凡就督學試無試不在高等以是邑子弟復附之

如其父都授時而嚴峻或過其父遇少年嗃嗃如也稍不檢則大聲呵之曰小者安得施施如是蓋確有前輩典刑爲今之所無至督過其子尤無所姑貸進士君逮壯已有聲庠序間而笞罵猶數及之直視之等董髦耳而待諸弟則備極友愛父歿而不爲析箸者幾十年其後雖異居而同被之驪至白首如一日人以是知先生外若崖異而其中絕無町畦之介也爲諸生父之當藉貢資入官而會構末疾僅承禮部牒而已卒不赴公車而終老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五

黃現年
三百四二

於其家配李孺人者爲名家女自少閑於曲禮女訓諸書年十六歸先生宗黨以其孱弱也虞不能婦而孺人入門卽能料理家事內外斬斬悉有節法先生素不問生作凡事一倚辦之逮奉其姑與太姑太姑繼也而性頗悻戾每責甘肯難其姑而孺人爲之彌縫調護卒化之爲饒以悅其顏色訖無間然已字諸媳暨諸孫媳懲前之過更能以慈濟先生之嚴而子孫藹然類習爲長者行故今里中稱雍睦之族必口姚氏姚氏云予故暱先生

而進士君復暱於余輒語及其先君則兩皆泫然
矣於乎世言嚴父孝子詎不信然哉先生卒於萬
曆三年五月十九日距其生爲正德四年十月初
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孺人生於正德七年五月十
五日後先生十四年卒是爲萬曆十六年十月初
十日得年七十有七子男二長卽師魯娶陸氏次
師默縣學生先卒娶蘇氏女卅以陸倬爲之壻孫
男四長濟美嘗割股瘳祖娶吳氏繼彭氏沈氏次
濟科縣學生娶潘氏次濟時縣學生娶陳氏次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

六

黃兒華
三頁四

明未娶孫女一曾孫男三銘曰

或箴箴而居室或悠悠而就木何窳窳之無窮而
嫵婉之不足舒而卞以同歸其骨肉是爲二老人
之谷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吾是以占其子孫之昌

穀

二日亡友道述唐君暨配韓孺人合葬墓志銘

余友道述唐君諱欽訓以萬曆癸未某月某日卒
而其配韓孺人者先君之卒六年至是其孤特英
等卞以君卒之又明年乙酉九月某日合葬於邑

彥娶朱女子三人張醒翁甘紹芳徐端履其壻也
孫男子三人孫女子三人唐氏自趙宋以來類以
醫顯於前代而逮君之世與子時英愈昌其業其
譜系具歸太僕所爲道虔先生志中銘曰
塞其躬而避世於壺中孰謂賤之不如貴也而高
朗以今終坎其宮崇其封翩翩乎隱君子之風以
施於無窮

婁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始婁翁喪其配沈孺人而其子應軫卜新塋於邑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充

劉祖
三百五十四

之城南六里葬焉而虛其趨道之石以有待也至
是翁卒將啓沈孺人之藏與翁合蓋相距二十三
年所矣而應軫之困逢衣如故則自傷其坎壈無
以遺父母之榮而又念二老人屢一生以砥行不
敢以貧賤故過佚之也迺率其子孟堅苴菅踵余
而再爲之銘嗟乎茲孝子欲報之德哉銘烏忍辭
按翁姓婁氏諱柏字大齡其先爲醫家有隸太醫
院籍者播於蘇之長洲自翁之大父擘挾所傳禁
方來嘉定以療人疾多驗遂爲嘉定寓公有子綱

能世其業生三丈夫子而翁居其季其後網死反
葬於長洲之李華鄉遺宅一區與其伯仲共迺伯
仲俱在長洲翁度其宅不能獨有因轉鬻之而復
播於邑之清浦里清浦故多大姓若沈氏傅氏其
尤著者翁始至傅氏之老一見語合卽館翁於別
業而諸沈咸喜延致翁迎爲上客凡酒食之會若
謂非車公不驩者而翁日遨遊二大姓間或飲或
博或以醫行有事則諮翁以爲著蔡蓋翁天性坦
洞其底裏一視可盡與人處絕無町畦之介故所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十

劉祖
三首

至人易親沈不翅沃之以醇酒也翁雖業醫嘗曰
藥以已疾疾已藥之何爲了不以醫爲貨以是簾
下常虛而少年復多子弟之好殊不屑意生作中
歲蕭然窶也沈孺人之父某者故饒於貲嫁時裝
齎頗盛輒捐以給翁費而又佐之以勤勸翁得無
大窘初翁有弱妹不能嫁則又損橐資遣之略無
顧佞事姑某太孺人以孝聞其字應軫能以嚴爲
慈卽進取事若代翁爲之羽括者人稱其賢而翁
之所以澹慮亡營得以貧爲樂者知其家之有桓

少君也翁居常好讀書於雜家小史多所涉獵往
征與閭巷人談說必道之以善而數自陰行其善
當鬻宅時鬻家以翁嘗居之欲偏賂翁翁曰此公
券也奈何鬻其兄以自殖乎卒謝不受客有携數
十金借翁入鎔肆別去鎔者受金置諸牖上忽起
入內若遺之也翁坐良久必須之出而後反其操
行凜凜又如此與古節俠士何以異宜其壽考令
終也翁生於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萬
曆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享年八十有三沈孺人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

列傳
三十三

以嘉靖四十年二月十四日卒距其生爲弘治十
八年二月十四日得年僅五十有九子男二人長
應奎娶陳俱繼沈孺人歿次卽應軫縣學生娶張
女子一人嫁吳士美孫男一人卽孟堅縣學生娶
徐孫文子五人其合葬之期爲翁卒之明年乙酉
十月某日銘曰

自醫而儒邁迹於稽其來徐徐明之闡而幽之攄
也維命不渝是爲二老人之遺吾將考卜於茲

時處士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君姓時氏諱某字某爲嘉定婁塘里人其先大父諱道勝父諱鉢竝隱於市無所知名而君處農賈間尤踴踴如也婁塘距治城一舍而俗號豐華異時閭右少年喜炙附官府爭齒頰之雄居則治酒食務矜靡腆左歌鐘而右粉黛意氣甚盛比詘於力政諸大姓相繼露敗而里中亦爲之索然矣顧詩書之風日烝烝起縫衣生歲聯翩取科第鬱爲是邑弁冕然多勃發於甕牖繩樞之家議者以爲地靈股注或哀彼以益此迺其家之長老居約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五

劉得三頁望

貧陰行善以厚培其世則非人之所知也君豈其人哉君生八歲而孤獨其母陳太孺人在瑩瑩無以朝夕也旣爲王氏贅壻迺迎其母以依王久之君察王有睚眦意復奉其母歸偕其配王孺人躬執爨而饗殮之母恃以安後年九十以壽終君自負土築其墓猝遇迅雷暴雨必環墓而號踊哀動旁人至不忍聞自以身席外家當析箸時不敢承父遺產悉以讓之兄兄歿而其子盡傾其產併欲刈墓木售之人君曰此先靈所安非汝資斧計也

囑勿刈而仍償其所售直如是者屢矣且售且償
略不見其有厭懟色君性好周人之匱親昵有告
者卽餘一錢必施舍之至省口食以養寡姊又嚴
事之等於養母此皆士君子之所難中歲業稍拓
里中豪目攝君故困之以重役君不屑與之較第
曰彼將以食弱也吾漫飼之耳迺倒橐賂豪得解
役而君自是家益蹙心益畏忌人足跡不復輕闖
戶外會其子思生子偕行慧而哲君特鍾愛之時
時抱置膝上祝之曰大吾宗者必此兒也吾長當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

朱
三

踰躅里中豪耶比成童卽課之書旣通訓詁則促
令游學於外必誠之無歸糜力而供輸之不給寧
質貸以續膏晷費乃偕行亦式克勵迅爲諸生不
三數年遂應南京兆舉而君是時尚彊食無恙王
孺人者亦婁塘人父某母蔡雅以慈婉勤嗇佐君
生作當姑母比屋而處母性嗃嗃不耐事孺人周
旋其間旣不先母而後姑而懇款津洽竟兩得其
籛心姑晚年廢視臥牀策者十餘年孺人爲之時
起居視湯藥調膳髓滌穢露一不煩女奴衣不解

帶者亦十餘年尤以孝聞蓋與君儷德而同歷艱難同躋眉壽同見其孫之成立疑有補報云君年七十有三以萬曆丁丑正月十八日卒而孺人之卒寔後君四年爲萬曆辛巳正月廿又四日得年七十有五子男二長卽恩娶沈氏次惠娶朱氏繼李氏孫男一卽偕行娶唐氏繼朱氏孫女二長適太學生浦士及次許字丘登雲曾孫一懋德君卒後六年偕行始成進士時二喪猶未舉偕行每對余言有傷哉貧也之歎涕未嘗不霑霑交臆也將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五

朱氏
三自三

請急不果尋出爲確山令以道左又不及葬至是奔母喪歸始克代父役治新塋於華亭涇之原以是歲乙酉十一月某日啓其攢而合窆焉因持其友鄉進士顧君之狀來而銘余哀其志而與之銘曰
填海而耕取禾三百布衣之興亦孔之棘有戟其封以光窀穸胡始之難而卒之獲變盈流謙匪今自昔

處士李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邦字民止爲蘇之嘉定人其配徐孺人卽余從姊也姊之歸君年僅十五而君更少二年以俱在童幼夫婦嫵婉極相得訖於白首蓋于然以共守成業者越六十餘年而皆以壽終此人之所難也始李氏故不中訾自君之父昊爲縣三老縣有疑事率咨之以決其才諳有過人者而又時時出其餘智課家人生作故益恢其田宅養僮指至以累數千百計而君繩其後凡遊居締繡之觀愈益張甚而是時城居寥閭無衣冠之轅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五

虞得榮
三百四二

少年第以金多相誇逞則歲有飲食之會會輒徵歌選舞聲伎滿前以爲常君性坦洞不窮日夜不止而吾姊自內治脯醢潔酒漿以佐其所驩了無忤色退則問舅姑與太姑寒暄無恙勤率其女奴織作以給君不時之需內外姻黨無不稱君有婦比中歲會有叛奴竊君之田以詭售諸鄰邑之貴人貴人乘夜揭竿來籍其畝君疑爲盜乃號於衆而逐之捕得一人械諸官無何而其人瘁瘐死貴

人因起大獄問官迎貴人意坐君罪抵部使者疑

之移案屬崑山令朱伯辰者廉得其事之始末
卒白其寃而脫君於難蓋在繫者幾十年而家自
是中落矣顧君意氣不少詘旣解纆衣歸其個儻
如故偶遇樗蒲陸博尚爽然有一擲百萬之風而
平生尤嗜外丹丹客屢挾其金去他丹客來復然
漫置之不省吾姊時諷止之君遽呵曰吐女子豈
知世外有黃白事耶麻姑仙且過吾家矣竟一笑
而罷君長身偉度見貧薄人常不恡施予顧於事
體多所闊略與俗少諧而吾姊更曲意爲之彌縫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五

虞集
三百四二

以是人始憾之終德之而李氏之門望雖當衰耗
之後猶巋然獨存逮君旣老而哭其長子始蕭然
無聊漸見龍鍾態遂杜門不復見賓客矣以萬曆
戊子十月廿九日卒吾姊素健飯自揣未卽死已
痛君之死每不欲獨生明年己丑九月十八日亦
卒相去不數月而地下之盟若有相待者然君年
七十有八而吾姊年八十有一子男一重本娶龔
氏俱先君卒女三側出甘煦范校陸士美其壻也

孫男三長國華娶陳氏次國英娶須氏今爲君弟

郊之嗣子重宗後次國觀側出尚幼國華卜以庚寅正月十八日合葬君之夫婦於振武門右之祖塋而以外王父龔大夫之狀來請銘其言與余之所識合銘曰
謂夫與妻之爲齊而數則恒畸謂生人之年必以百爲期而何大耋者之無幾善乎二老人之寃窳於茲也寔藉偕老以軼螽斯考卜之禧尚百世其滋

沈禮卿夫婦合葬墓志銘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七

黃朝華
三〇乙

君諱自立字禮卿姓沈氏沈之先自揚州守都遠公從宋南渡占籍於吳淞江之東今嘉定之清浦里是也衣冠之胄代不乏人正德間有兄弟同朝爲臺省官者卽君之從父曰炤曰燦而君之父懋里中稱長者生四男子君其仲也自少穎敏絕人成童之年已能讀左國史記論衡諸書間於舉業外旁及古文詞類清麗可喜然既於小試年三十餘尚逐布衣行一日走白下爲書累數百言持以謁翰林學士江公汝璧公奇其才爲言於督學御

史其後御史都試於吳得君卷於糊名中置之高等因歎服江公之知人而君始爲逢衣主然君自以爲逢衣生也挽度不能前進常鬱鬱不自得則又放情於詩酒嗚瑟站屣日雜陳於前於是少年爭附之頗犯太康之戒而君之軀漸以羸削不逾年而君病瘵矣是歲癸卯余舉於京兆而君病且劇則遺余書曰嗟乎士須遇時子早驟風雲豈直爲貴人且爲孝子矣蓋傷其父母在堂儻一旦溘

先朝露則身與名俱盡耳其辭有足悲云越明年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天

黃列華
二百四十一

而君果不起矣寔嘉靖乙巳某月某日也得年僅三十有五而其配陸孺人者海上宦族女也當君未病時已舉三子一女初君席累世之遺已能軒然務豪舉而婦翁榛又極憐愛其情所贈裝齋甚盛故君得窮其當年之樂以至於死死之日視其室中罄如也於是孺人攜諸子女而哭君甚哀卽家人亦慮其無以朝夕乃孺人猶能黽勉有無竭力以養其舅姑而喪葬之而次第婚嫁其子女亦多成禮比倭託其里則孺人播而城居已倭偏城

忍則又携其子女匍匐而奔幾無所之矣幸事平
復還其家而貧愈不支則分散其子女就食於他
所而自攻績紡以養既拮据之又將荼之風雨翹
蕭之夕織作之聲聞諸戶外常至曉不輟如是者
歷四十七年至是年七十有六萬曆己丑某月某
日以壽終人言沈君風流蘊藉輕財好施於人一
無所忤宜有遐福而竟以無年若天之夢夢然者
乃孺人誓栢舟培燕貽卒以虔君之始而厚君之
終其冥冥之報固自不爽也三子者長昌嗣今更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五

熊聖

名吉甫爲京營千總官娶王氏卒余小姨也次昌

期娶許氏次昌祚兩娶俱曹氏一女者以海上諸

無忌爲之壻孫男五人弘邁娶黃氏弘選娶金氏

弘微邑諸生娶印氏弘功弘勣幼未聘葬以卒之

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某涇之原銘曰

婉乎其儷也錦衣繡裳子乎其嫠也幽谷嚴霜胡

穀於室者短而同於穴者長大海不揚以鞏其藏

悠哉優哉夫是以不永傷

明故處士原仁徐君暨繼室潘孺人墓志銘

君姓徐氏諱應元字原仁徐之先有諱祐之者爲
占籍嘉定之始祖五傳而至中丞公某以填撫延
綏有功於英廟朝子少參公某嗣至州判公某
奕世載德率脩長者行州判公生倬以布衣豪里
中而其爲長者特甚是爲君之父配沈氏而生君
君生而廣額豐頤自少疑重言呐呐不輕出其口
望之知爲故家子弟也長補縣學諸生不欲泛交
於人日鍵一室對書史沉精默坐而已家人來問
生作事姑斥之去母溷乃公爲也中歲偶患心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

三百里

疾疾不時時發歲間一發亦不作癩恠狀第嬉嬉
然喜遊行坊市中遇有所不平每援筆爲文或爲
歌詩累數百言立就類藻蔚可觀人謂徐君故椎
何能爲此卽君亦不自知其所從來比疾已則惘
然如隔世人不復能舉其詞矣君爲諸生甚久而
大半以疾廢故終無所知名乃其天性醇樸居常
悶悶如也渾渾如也若不省世間有機利事者待
異母弟極友愛當析箸時田廬什器一無所偏重
其母沈孺人屬纊後帑遺頗盛亦中分而均給

之不曰仲非其所生陰自爲豐殖計也宗黨以是歸其能讓家隸鎮海戎籍歲肩綱運之役擾費不貲有宗老憐之曰此祖宗之遺也奈何獨累冢孫乃割田若干頃爲軍裝助仍書券而囑之君宗老旣歿君度其後必不能償則還其券而僅以單力彊支吾之故其家益中落君凡三娶初娶毛氏早卒繼王氏生一子一女亦尋卒及再繼而得潘孺人潘孺人者羅溪名家女也聰慧絕倫能解詩書大義且精於握算白婦於君卽能代君而操家乘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

志英
三言四二

凡君之所欲爲與其所不能爲門以內門以外無論賓祭事育嫁娶之大者卽纖微瑣細罔不倚辦於孺人之一身而早作夜思幾無停晷君但袖手仰成而已蓋孺人爲婦之日長當君之存其有無黽勉周旋於君之左右者已垂四十年及其歿也爲誓栢舟而稱未亡人者又十有七年其間饑饉荐臻死亡相繼含哀茹辛艱苦視前更加於十倍然卒能彌縫於劬勩窘迫之餘而拮据於風雨飄搖之會晚遘脾疾竟盡瘁以死其志可念也吾吳

朝鮮喬木世家徐氏自中丞迄今計逾百二十年
所經陵谷之變屢矣乃其門屏尚儼然如舊而生
子若孫無夷爲樂郤之後者卽君之厚德天將以
慈衛之而孺人之所以植幹徐氏者固袞然一奇
男子也可不謂賢哉君生於正德己巳十月三十
日卒於萬曆己亥六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七孺
人之卒以萬曆辛卯正月十五日距其生爲正德
丙子八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六長男允賢娶李
氏女一嫁邑諸生印坦俱王孺人出而孺人生次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十一

志英
三百十三

男允殖娶李氏俱先孺人卒次允恭娶陸氏孫男
五人繼芳娶印氏繼英娶殷氏繼華娶馬氏繼善
繼芬未聘孫女一葬以孺人卒之年二月某日墓
卽祖塋之穆穴在西練祁之原而爲之狀者潘君
士賢卽孺人之弟其言覈而不誣銘曰
夫曰制義有媛以爲之儷是保是以以鞏延中丞
之世坎而藏之尚後人之逢其利

明從仕郎直內閣誥勅房中書舍人潘君墓

供事禁近與 國初雲間沈氏學士度大理聚埒
官人尤以爲難初方伯公娶顧宜人連舉五子而
君爲之伯生而奇穎卽六歲時已能占對其應如
響輒驚其座人若稟有宿慧者恭定公絕憐愛之
常摩其頂而祝之奢因令習胡氏春秋年十六補
縣學諸生是歲方伯公始釋褐而恭定公亦歸老
於里第與曹夫人俱君未勝冠也日入而間起居
進甘毳出秉家督飭諸蒼頭毋窺戶外而以其餘
力攻苦讀書盡得二尊人驪已方伯公調南司空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三

三三

郎慮君妨學召之至白下而君乃輸訾補太學生
翺翔六館間自是君之學日益進而方伯公宦轍
東西無常君或隨行或不隨行旣遊南雍復於此
雍君所至會文結社惟惓惓以一第爲念每三歲
輒應棘試試輒不利比己卯業中榜矣而竟坐蜚
語被黜壬午復試復不利而君始倦遊矣乃慨然
歎曰大文夫生不得五鼎養可遂已乎且漢公卿
詎盡以進士舉也舍進士寧無一伎可當縣官用

者姑蹲伏而需之至是君果以文翰得官君天性

朏篤望之温如玉人而持喜務豪舉居則廣厦細
誨出則文茵繡轂所服必鮮衣所食必珍膳所供
玩必古圖書彝器所結納必海內知名士賢者下
之懷一藝者延攬之士貧而無所歸者收而厚遺
之有患難者匍匐而救之近自姻黨泛及緇黃而
筐篚之將餽餽之餽常絡繹於道幾無虛晷顧其
家實無素封之積不給寧貸富人金以益之而意
度豁如了不作寒酸齷齪態也故人謂君類俠而
君之爲俠獨能以詩書潤色之其孝謹恭讓亦多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

鄭八
三

萬石君家之遺有鶡冠貴人所患叵測密謀之於
君而君爲周護之卒脫於難後以千金裝爲君壽
竟談笑而卻之而君直東房故少所事事君常戴
星往率先諸僚更善秘温室語不輕洩之於外而
中堂之老恒目屬之謂君必遠大比予告之役尤
殷勤囑之早來若其圖事揆策不可一日無潘舍
人者音長卿以訾爲郎其風流標致君與之大略
相當至犢視之窘狗監之通則君恥言之矣第其
奏賦上林卒以諷諫顯而君疇於命不得終事好

文之主是則可悲也己君配孫氏生男子一肇定
未成殤而天有三女子長適顧詹簿子晉邑諸生
次許聘中允吳公子玄宗未字卒次適喬方伯子
一琦郡諸生銘曰

生丙午卒巳丑入自外正立首形不傳神詎朽物
之齊問蒙叟斧而封坎而阜龍華阡光射斗俠骨
香千億久襄者誰季也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三

百七

07219

香千億久襄者誰季也友

之齊問蒙叟斧而封坎而阜龍華阡光射斗俠骨

生丙午卒巳丑入自外正立首形不傳神詎朽物

一琦郡諸生銘曰

火指輒中吳公年受命未半卒次適喬方伯子

未成殤而天有三女子長適顧詹簿子晉邑諸生

歸有園稿卷之七

終

歸有園稿卷之七

終

終

